



東萊呂太史外集卷第一

策問一

第二卷

策問二

第三卷

宏詞進卷一

隆興元年

建雄軍節度使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使除
檢校少保寧遠軍節度使殿前副都指揮使
制

皇叔集慶軍承宣使除保大軍節度使知大
宗正事封東平郡王制

龍圖閣直學士除禮部尚書誥

中書舍人除翰林學士誥

戒諭兩淮守令恤農詔

戒諭沿邊修武備詔

代宰臣以下賀上 太上皇太上皇后尊

號禮成表

代提舉國史進 神宗 哲宗 徽宗皇

帝國史表

唐定襄道行軍大總管破突厥雲布

唐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平薛延陀雲布

漢使喻莎車諸國檄

唐河北招討使諭諸郡檄

漢太史箴

漢廷平箴

漢靈旗銘

唐大弓銘

第四卷

宏詞進卷二

講武殿記

隆儒殿記

祥符四夷述職圖贊

慶曆觀文鑒古圖贊

漢高帝未央宮上壽頌

唐太宗兩儀殿上壽頌

建隆編勅序

承華要略後序

試卷六篇

皇兄保大軍節度使除檢校少保河陽三城

節度使權主奉吳王祭祀進封加食邑

實封制

周師氏箴

代提舉編類 聖政所進建炎紹興詔旨表

漢輿地圖序

太祖皇帝闕武便殿頌

晉征虜將軍征討大都督破符堅露布

第五卷

拾遺

題真覺見僧房蓋

再賦直覺僧房蘆三首

漢銅琴撥歎

晚步瑛上

秋日

夏夜

應春坊挽章

和虞仲逸初夏懷黃巖村居

次前韻答石秀才

効進士作三年通一經

橫山吳君佚老庵記

送張孟遠序

方夫人誌

王自得祖母傅氏墓誌銘

為韓尚書作通三氏定婚啓

為洪無競作謝發解啓

為吳友聞作謝發解啓

為人作論旱劄子

過九江贈同舍陳伯秀

為虞丞相謝生日賜生餼表

徐君墓誌銘

東萊呂太史外集目錄卷終

東萊呂太史外集卷第一

策問一

問名正言順大義之所以立也內修外攘大業之所
以成也表大義於天下一日而白至於經綸大業則
內外先後未嘗無其序焉五胡倣擾神州陸沈錄晉
氏以來明君哲輔慨然有志於中原者史不絕紀庾
亮之將鎮石城也郗鑒以爲資用未備不可大舉諸
袁之徑赴彭城也蔡謨憂其經營分表疲民以還商
若之復謀再舉也王羲之謂雖有可喜之會而所憂
乃重於所喜是三者迄無成績終不能出旁觀者之

所料意者名不正耶言不順耶抑亦先後廢節而戾
經綸之序耶溫之枋頭安之步立裕之長安幾成而
敗既濟而覆追數其過蓋必有所在下至到彦之覆
道濟王元謨沈慶之之流雖長短多寡之算不足煩
前籌之著然尚論古昔者亦不得而廢也屏儒腐生
玩歲愒日者固不可與論恢復之略鳴劍抵掌志吞
狼居之北莫不壯其快然橫挑強敵敗人事者又未
必非此曹居兩者之間而咨至當之論將何施而可
問方鎮在唐與國迭為外降蓋其始列鎮於邊置將
以統之至永徽而始有節度之名至景雲而始有節

于開元文武迭用不以任不兼領不遙授
尾大不掉之患尚未見於天下自天寶分置十道節
度馴致魚陽之變議者固追咎林甫之任蕃將然武
德以來邊陲戍守城鎮守捉小大相維餘百年而無
變者其制要當深考而十道之分鎮輿地封略要必
有失形格勢禁之宜者無徒曰祿山非池中物而已
也安史既平而藩鎮之禍方始雖僕固懷恩養寇以
自封然此大事也子儀光弼輩曾無一言乎建中之
元威令幾振其所以失田悅於孤窮之中者豈端果
安在而羣叛相仍同時有四王一帝之僭又誰致之

也奉天息兵之詔始返都邑遽欲食言臣敬與蓋懇懇言之汴水之變歲月未幾耳乃遲懦姑息而又煩敬與之諫人心勇怯何其不同也憲宗以英武起衰弊元年平夏末年平山東謀畫攻戰之詳皆當條舉其間如淮蔡一役宿兵數年劍門之險則不如關長江之阻則不如錡彼易而此難其故何也河朔再失議者每恨蕭澆輩不用劉總之策藉令盡如其策所制者盧龍一道而已王庭湊史憲誠相挺而起又將何以禦之邪督師于外者亦前日平淮蔡之裴度也師老財弊終於講解何前智而今愚邪澤潞之役李

德裕許河朔世襲以安其心此權一時之宜可也德裕而又得政長守此言根盤絡通何以爲國若異時有所更置彼將執右券以責我矣德裕之智豈不慮此蓋必有說存焉自大中以下則既無譏矣我藝祖之興天造神斷丕變區夏一時藩臣如符彥師向拱王景十數輩皆前代屈強難制者奔走聽命無敢後先至於太平興國之初支郡遂罷而諸鎮皆歸於環衛矣兩朝開闢之大略圖回之密機經畫錯綜之本末先後願因論唐深究其所以然問晉氏之東衣冠人物蔚然萃於一時清標勝致

詠談賞無益於治亂之數者皆置不論獨取其關盛衰者與諸君論之王茂洪友草萊立社稷號為江左夷吾而坐視處仲之驚愕弗慮芟圖及再經蘇峻之釁可以懲矣乃尚持遵養時晦之論何耶庾元規以元舅同國休戚顧重方面之威自外制內使居中者不忍則將何以繼之温太真再造王室焯乎不可得然辭京尹詆錢鳳正歟譎歟陶士衡屏翰武昌議者方之孔明孟德彼折翼刺指之傳信乎否也戴若思號名士河南之行量對之義安在商深源係蒼生望至為元子所發咄咄虛空迄不能有所為何其

襄耶劉貞長一時名流皆權下之載迹其實裨國民者有幾哉志正甘受瓦石之譏當其歲寒視諸公何如也且董精避權徇國其與謝安石未知其孰先最後曾謂料將端敵反出都嘉賓下耶興公義之自放丘壑若不預世故者遷都之諫道勝之論何其切於事情也觀其所由視其所以蓋必有定論蓋枚數而著于篇

原本

問天子六卿諸侯三卿體統相承所以網維天下之治也自伯禹作司空一見於虞之書而六事之咨見於甘之誓盟津牧野周之正朔將矣猶曰劉徒

司馬司空不敢有加焉是制也蓋虞夏以來共之約
之為百豐之為二百張之為三百六十是特緝其目
疏其流而於大節則未之或改也四代官制至周官
而備立政之作反復致意於常伯常任準人求於天
地四時之官設不知其何職瑣瑣如雋僕綴衣飯尹
之屬則亦缺焉周官成於周公之手而立政亦公親
筆也公自立之而自二三之何耶三公下兼六卿諸
侯亦或入為之在宣王詩王命卿士太師皇父是皇
父與太師兼卿士矣則未知於六卿果何居也東
之徒號鄭皆謂為之者

指卿士為司徒也邪十月之交既舉卿士矣繼之曰
蕃維司徒是兩官也六卿倡九牧清其原於上列國
之三卿受其委於下教化政事之倡固有和之者矣
餘三職其誰受之先儒論傳其伍以三卿之屬大夫
兼大宰司寇之事就如其說曾謂為國以禮常伯之
職乃不能輟一大夫兼之耶夏父弗忌為魯宗伯見
於左氏則先儒之說又未可信矣羽父求太宰臧氏
為司寇使六官果卿之屬大夫則羣也必不降心求
之而臧孫之聘會春秋所書曷為例於三家無所輕
重邪借曰東遷之後諸侯廢置自如傳載孔子以司

寇相魯名不正則言不順命官非先王之故孔子肯
安之邪宋襄公泓之戰大司馬諫司馬子魚復諫同
時而二司馬何也晉士蔿為大司空則既與聞國政
矣文襄之後司空司馬不得列於卿而參於與帥侯
正之間其軒輊何意也太師太傅天子三公晉既僭
有之而趙宣子成晉國之政乃授太傅陽子太師賈
佗行焉其班爵亦少卑矣漢氏中葉取諸侯三卿之
名而位之三公抑又何所相述也至諸侯王國則置
傅相中尉皆二千石而命於天朝豈三卿之苗裔邪
官師之外降治道之開塞係焉盍相與求其說

問至治無象至亂亦無象治與未治實相遠而形相
近者也蓋文景無可書之事而中世之君亦無可書
之惡房杜無可載之功而具負之相亦無可載之過
果何道而辯之耶寬大似踈闊簡易似縱弛安靜似
緘默函覆似冗濫優游似怠荒精審似猶豫見其似
而不得其真則其害有不勝言者矣畏其似而併棄
其真則其害亦有不勝言者此論治體者所當辯之
於早者也差之毫釐固將以可憂為可喜以可戒為
可師非是錯處而羨惡易位矣故願與諸君論之
問學之不講聖人之所憂也講學烏乎始當自孔孟

之門始孔孟之所講蓋嘗闕其略矣聞之與達也政
之與事也性習之近遠也禮樂之先後也聖智之終
始也仁義之内外也毫釐之際未嘗不精言而明辯
之反復紬繹則猶有未判然者四十五十而無聞夫
于前日方以厲後學及對子張之問遽奪聞而與達
夫子亦言乎政事之判舉其端而未嘗言其曰定哀
之間誅賞號令具載於春秋試取而枚數之抑孰為
政孰為事也習之相遠不待訊故而可知性而曰相
近其於一本同源之旨果無可致思者耶質勝文者
野也文質彬彬者君子也夫子舍其全而從其偏或

曰將反周之文而用夏之忠是耶非耶譬之金玉則
智始而聖終譬之巧力則聖至而智中此一章耳以
智為尚則害前說以聖為尚則害後說抑猶有並行
而不相悖之論乎否也告子義外之說其與義以方
外奚辯孟子置仁內而不言或者告子既知仁耶則
未有知仁而不知義也彼長而我長之彼白而我白
之斯言也蓋堅白同異之祖孟子累章辨析歷舉玉
雪羽馬人五白之說借其矛而伐之而其技窮名物
之同異可得而考乎夫精義所以致用要必章條部
區洞達通貫然後可以言學其毋以物色牝牡不知

為解

問周公作君奭之篇歷數成湯至于文武厯臣碩輔
功烈之盛以勉召公夫立乎成王之世而望商周之
間元老所傳耳目所接宜其無毫釐之不盡也然高
宗舉傳說於版築之中置諸丞弼三篇之書光明閎
肆蓋所謂明良千載之遇而周公獨曰在武丁時則
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沒傳說之名而不稱何耶維
師尚父佑文武以興周詩之所歌孟子之所稱六韜
之所載諸子百家之所述不可誣也而周公論昭文
王昭武王之臣徧舉虢叔散宜生泰顛南宮括之屬

而不列太公於其間抑又何也聖人之言抑揚去取
為有深意周公豈欺我哉

問兵食大政也以水佐攻者疆以水佐耕者彙蓋水
者兵食之司命而江淮者抑又水之居也䟽而為州
匯而為陂屏而為坊堙而為埭竒正出焉勝負判焉
穰歉權焉列于史謀者遠數之不能終其物試節其
二三策論之兵子夫差城邦溝通江淮此自南通北
之道也考其地形所謂射陽湖所謂末口所謂廣瀨
韓江流之源委勢之高下名之遷易論進取者皆不
可不稽魏文帝以舟師自譙循渦入淮寒冰舟不

入江此自北通南之道也考其地形所謂精湖所謂
廣陵故城何所經歷何所通滯何所開遏論守禦者
皆不可不察苟陂之田曹氏故迹也墾闢之略諸葛
之方疆畝之數可得而講乎濡湏之塢孫氏重地也
城之南北岸之東西洲之中外可得而論乎齊垣崇
祖之守壽陽欲堰淝水以自固議者以自有淝水未
嘗堰難之崇祖不顧終以取勝梁武帝堰淮水以壅
壽陽浮山之役功力視崇祖不啻百倍也魏人謂終
當自壞未幾竟如所料壽陽一地不在齊可堰在梁則
不可堰料於前者拙料於後者工豈天時不齊而地

利有改耶抑主客殊勢而攻守異便耶跨江被淮堰
埭相望鷄鳴乃伯西陵柳浦之屬其興其廢瑣瑣蓋
無足議若海陵之堰則范文正公之所參定近而可
攷者也其堤隱然首尾百五十里興創之歲月議論
之異同版築之規畫灌溉之廣狹蓋略可見舉一以
例百亦治水學者之經始也具以質言無為虛論
問闢邪說正人心孟軻氏所以承三聖也自春秋之
世異端寢出至于戰國極矣稷下之盛自名其家者
蠶起孟子獨與楊墨辨夫豈餘子瑣瑣不足數耶申
商刑名之學行於秦老莊虛無之說放於晉勝廣淵

勒之際生民之類幾盡使楊墨得志其禍亦何以加此孟子置之若不聞者意安在乎均之為異端也墨氏兼愛施猶及人楊氏為我意專私已朱蓋尤下於翟孟子乃謂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反近楊而遠墨何也當是時嘗親與夷之辨矣指此類之端何以遽能使之憮然自失然彼夷之所謂施由親始視伊尹立愛惟親之論抑何異乎後之儒者有言揚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然後廓如也東西都間儒墨並稱時出於名士之口唐韓愈乃推尊孟子功不在禹下而孔墨相為用猶自華之書安在其為廓如也

此猶可也史遷謂孟子獵儒墨之遺文遷固非知孟子者然何以得此聲於後世耶老莊末流合吐納符覘丹石泉技為一區其參錯殺雜之由豈無可攷而身毒之釋則晚出於永平之後者也厥今楊墨之害既息釋老之徒方張說者或謂釋近墨老近楊嘗試祖孟子之遺說而闢之果能折其鋒邪抑猶未也諸公長者之論有曰修其本而未自勝所謂修者科條次第政當講也有曰以予觀於儒釋事事是句句合然而不同所謂不同者豪釐之際政當辨也有曰道與吾道同教與吾教異道與教又若之何而區別之

也至若傳奕之排釋氏則謂中國也夫模象莊老以文飾之信如是說則二氏本一家耳試併論之

問漢監秦弊弛拔書律六籍次第列於學官大都小邑帥主講肄弦歌之聲四聞然論者既以發策決科之學自之蓋嘗觀夏侯勝黃霸皆坐議廟樂繫獄霸既在縲繼乃欲從勝受經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吁當是時霸豈有策之可發科之可決乎身被重劾旦暮即刑猶汲汲欲有所聞吾不知所聞者復何事也勝竒其意遂授以經繫再更冬講論不息勝之所授果霸始所欲聞者歟抑猶未也小用之

則出治潁川大用之則相宣帝名蹟振耀一時意者尊所聞之效歟諸君與勝易地而居承霸之問將何以授之

問年之貴於天下也久矣五帝憲三王乞言養老之典紀于書傳形於聲詩洋洋乎盈耳計算見効至於頽白者不負戴於道路何其盛也周室之東是禮浸廢尚齒敬老之義浸不復聞以洙泗之間親被聖人之化仲尼尚有魯道衰之歎况非禮義之邦耶然仲尼親發是嘆而杖叩原壤之脛與夫四十五十無聞之言若與此意大不相似聖人之抑揚操縱未必無

說也以東漢後周屢舉養老之禮而桓榮于錦之徒終不能示天下以孝弟之義彼西都之孝文未嘗恢授校執醬之鴻儀而習俗敦厚者盡昔者懽然嬉戲殆若童稚意者是禮之興初無益人之國耶信如是則書傳聲詩之所以稱果何謂也盍深求其說問古之制邦用者量入以為出約於出而豐於入固非治世之事其入至一二而其出不啻倍蓰十百則亦理之所無也成周畫千里之畿以地計賦所入固有彛矣按其所出之目錯見六職未易彛舉其体大用鉅三馬祭祀也賓客也官師輿隸之奉供也一歲

水字

之祭禋燎粢沈醕辜肆獻並列交作取天官之屬舍其卿士大夫闕史有之徒猶三千六百有奇以一

例六殆踰數萬千里之入抑何以贍之至於賓客之費則尤不可以理推者邦中之賦以待賓客郊甸縣稍關市山澤之征皆不與焉先儒謂其賦二十而一地最狹而賦最輕入之鮮者莫若此也及按賓客之籍祿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以至於男於采於衛於要至踈且遠者也大抵六歲畧徧焉推長客所載等之王國置其公侯伯禮之重者姑以子男論置其饗殮餼物之重者姑以禾米論其一見也出入三積

其一積也米三十車車為米二十四斛米三十車車
為米三十束成周撫封蓋千有八百國輻湊廣至嘗
試均之於六歲歲以三百子男國計之為斛者六十
四萬有奇為束者八十一萬上之為公侯伯加之為
殮饗餼費固不可勝計以區區邦中二十取一之賦
待之是納升勺之水而泄之以尾閭也然未聞以不
足為慮可不深求其故耶漢氏度官用以賦民文帝
除民田租景帝三十稅一山海舟車之利皆未領於
縣官所入不既鮮矣乎方是時京師南北軍之屯皆
仰給大農而吏祿之差三公月三百五十斛中二千

石月百八十斛二千石月百二十斛下至百石吏猶
月十六斛自佐史至丞相具負凡十三萬二百八十
有五月之所廩蓋踰百萬斛此猶經費之有秩者也
匈奴間歲盜邊陳武之出卒十萬張武之出車千乘
騎十萬吳楚七國之叛至發三十六將軍天下之震
動如此其他巡幸之役禱祠之費東帛之賜不為無
事抑安所取此計臣不以闕告既甚可疑而都內貫
朽太倉粟腐復大可疑在周疑不足者也不聞其
不足在漢非有餘者乃至於有餘求其說而不得盍
推其本末源流以對

問風俗之變國勢之隆替寓焉昔者夏商周迭王忠
質文之推移在聖門則有成說而齊魯之先公亦前
卜後世之弊於報政之初觀人之國者蓋必於此焉
占之漢高帝徒步撥天下之亂其恢廓大度寬仁長
者固將以洗秦人鏗薄苛刻之風再傳文景醇厚之
治有加於初而評語併倨之陋習尚錯見於流涕太
息之疏元狩之君網密刑嚴翼以巧詆深刻之吏風
俗宜益趨於弊矣而文物並興金聲玉振意者整齊
風俗果在彼而不在此耶孝宣中興厲精總核凜不
可犯黃龍五鳳之間雖技巧工匠亦咸精其能前日

醇厚之風一變於剛明肅給之政威靈所被猶將十
世賴之子元孫成乃以萎弱失其柄何耶東漢自周
黨嚴光之名清風高節震耀四海馴至末流甘陵之
釁魚貫就戮迄無補於勝敗之數豈建武敦崇獎勵
者固欲其至此耶其後建安七子風流醞藉談笑閒
雅視李杜諸公行行自表者韋弦有間矣施張舒卷
果協于時而造於義耶嗚呼漢有天下餘四百年風
俗屢變終莫能定于一豈亦天下之勢自有相激而
不可知歟其亦可以長守而後世不能舉偏補弊而
莫之守也願聞其說

問歲之有上下天地消息盈虛之理也以三十年之
通制國用論則甚正而不能紓旦夕之憂皇變稷契
易地而立漢唐之朝制作未及定培養未及成急民
之病要當自有方略必不闕視而坐談九年之蓄也
平糶歛散之法後有作者將有取焉見其出於管仲
李悝望其名而遽少之非識時務實者也漢耿壽昌
言於宣帝請名義倉曰常平使穀賤增價而糶貴則
減價而糶蓋有意售管季之遺業矣蕭望之爭議容
可諉以儒者不通世務至元帝卒罷之望之之言果
酬似未可以書生少之也東都興是倉劉般以為外

名利民內實侵刻明帝却其議而立之或者有所獨
見非般所能與乎魏晉以降廢興不常豈無所以然
者永明擬常平之制出上庫諸郡錢數千萬市其糶
按其目不徒曰米粟而布帛絲蠟之屬皆在焉是果
壽昌之舊乎其意且何所屬也隋開皇中置倉備水
旱轉相灌注若衛之黎陽華之廣通洛之河陽而陝
之倉獨名以常平豈歛散之制專行於陝而不行於
他郡乎是可疑也常平市糶之本在元宗時取諸客
戶在德宗時取諸茶漆在憲宗時取諸地稅在文宗
時取諸回易自唐而上不知於何取之猶有可攷乎

否也開元修常平法淮浙劍南諸道以下濕不堪貯
積討論貯儲之方益精而地氣不能病也其策可得
而講乎一國朝自淳化舉常平之政而嘉祐中下廣
惠之制利益博法益詳矣熙寧改制出使者時歛散
一時在廷之議具存因革損益之宜不可不三復也
建炎紹興以來詔令為常平而下者相踵使名雖仍
舊貫而參繹潤色則非一二條矣亦可得而悉數乎
蓋博考折衷以佐計司之餘議

問酒有權非古也妹土之誥萍氏之譏文帝之詔皆
害之魁而匪利之奪也在漢中葉漁民財而奉邊費

東萊呂太史外集卷第二

策問二

問統大道之傳者萬世所共宗也為子為孫言其父
祖之譜謀昭舛穆訛則必得不克負荷之請以學者
自名而吾道之譜謬闕然不講陋孰甚焉故願與諸
君訂之昔仲尼嘗有言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苟
斷自文王之後嗣以仲尼則置武王周公於何地不
然仲尼之言果何謂也孟軻氏七篇之終自堯舜訖
于仲尼上承下授罔不咸備其論仲尼則踵之無有
乎爾若顏淵曾參得道之傳皆遺落弗載曾不得與

萊朱散宜生伍抑又何歟韓愈氏原道之篇謂軻死
不得其傳用法嚴矣至荅張藉書又謂已之道乃夫
子孟軻楊雄所傳之道何遜於前而寬於後耶文武
之道同伏羲置是皆不同歟舜文若合符節置是皆
不合歟汧而上之則尊盧豨韋大庭栗陸之道果何
自而究其始汧而下之則田駢宋鉞惠施鄒衍之屬
果何自而叛其宗系其緒而醜其流吾儒責也其詳
著于篇

問首之為兵者有所恃甲兵者兵之最末者也昔舜
命征苗之師而七旬之格知敷德之可恃也文舉崇

墉之伐而因壘之降知修教之可恃也然則帝王之
兵本末不偏為世不得已興師之正律也否則雖滅
而凶不可不戒也春秋之世兵師相校帝王遺意間
有識者撫而論之蓋不一矣有為君謀去羣公子者
其謀慘矣而論戰則取於禮樂慈愛有用列國之君
於其社者其事虐矣而為戰則留意於重傷二毛何
見此而遺彼耶齊之九合之功成於楚服而誇師之
言屈完得以折之晉之九合之功成於鄭服而偏師
之不戒秦師得以敗之何難成而易虧耶荀林父鄰
戰欲還之意善矣一動於獻子之言遂濟河楚教却

伍參之請善矣一懼於楚王之入遂出陳寧始非而終是耶桑隧之役樂武子不欲戰藹然仁厚之氣至伐鄭之議不可當吾世而失諸侯實出其口圍鼓之役荀吳不受降毅然忠正之意至東陽之略使師偽糴而襲鼓滅之實尸其謀何前順而後戾耶是數者皆疑而未得其說試求其所以

問光武身濟大業沈幾先物其戰勝攻取蓋不待論然其間固有欲失而偶得將敗而幸成者兵家所不可不講也赤眉之未入長安或獻水攻之策謂百萬衆可魚光武不答獻策者去而立王郎邯鄲之變光

武幾不免其身而赤眉亦遂塗炭三輔矣一不答而興二患豈光武真撫機而失或者有深於此者而後世未之見也荆門伐蜀之師光武固謂大司馬不曉水戰一由征南公為重然岑彭尋斃於刺客成都之平吳漢實始終之無乃所倚非所倚耶謂光武不能明見萬里外則料吳漢廣都之還何其神也其得其失要必有定論請辨其所以然

問器久必弊數久必差固也古人謂三百年斗曆改憲是曆之改必三百年之間可也曆觀前世莫有及者何其改之數也漢之曆四變而太初最密不百餘

年而差矣人皆歸咎於當去餘分而不去矣四分減之而非乾象增之而非何也抑有可言者太初之造馬遷實職之今以其書大餘小餘計之則古曆也非太初也何自矛盾耶唐曆十三變而大衍最密不半太初之年而差矣人皆歸咎於日法之不分矣而繼大衍者惟擬圖寫分而不能易者又何也抑有可言者大衍之法後不能易而王朴則斬然自立一家雖失迫急而不緩亦難矣其源流誰自且曆之起起於斗度而疎密多寡率皆不齊冬至之日曆之所生也或以為在斗或以為在建或以為在牽牛或以為

在女湏何耶曆之差差於日食而晉唐之間凡日之有食若聚訟然訖無中者則晦朔之間朏朧之徵孰從而正哉國朝之曆十餘變矣迺者復以差聞今曆雖成而主上以授時在璣衡為先務猶懼有闕命侍臣復驗之甚盛舉也蓋聞仁宗時以其曆而較之麟德曆大分餘者三十有奇小分餘者七十有奇今日之曆將縮之將衍之亦猶其推之以易證之以律明之以春秋而裁之以天地之氣日曆之本此非星翁曆官事也毋泛毋略

問天下固有共指為兩物而與文之與武

也吏之與儒也紳之與儒也章甫鶻弁
相遇於塗目若不相見者墨客僅能勝甲冑剽
韜略之數語則史冊誇大以為異事或日以文武兼
備或日以文武大略其難全蓋如此黠吏生死案牘
間視司空城旦書為何等物而書生之從吏者例皆
迂闊遲頓如宋梟之考經蘇威之五教人至于今笑
之自材與德區為二塗坐鎮雅俗之士時君不責以
職業至於所期以共功名者則惟泛駕踣蹠之材是
取義利之分蘊矣金穀之計清介者視之若將浼焉
以貨殖自許者下比商賈所謂義之一字適足以資

其嘲誚而已學士大夫之相詆其論具存至今可覆
也是四者果判然不相通耶則夾谷之會文事武備
似不可分為兩學優則仕仕優則學亦互為終始而
無間也傳載十六相之才若宣慈惠和之類乃世之
所謂德利物和義列於十翼未聞其不可並立也果
相通耶則降秦漢以來千餘祀睽絕而不合者其以
有間隔之地矣此固學者之所當講也——主上紹
聖緒緝熙光明人苟可用無間文武事有可接無
吏儒混才德貫義利以起振古無前之盛治千載之
所未合者將合於今日矣諸生際盛時沐鴻化其可

默而無言乎願仰質諸經俯證諸史昔何爲而合後
何爲而分昔何爲而一後何爲而兩悉條于篇以三
所學

問因天下之勢而順成之則易反天下之勢而遠成
之則難外之不如內也遠之不如近也疎之不如親
也勢也汲黯之直蕭望之之忠豈者進急利者哉以
淮陽則薄以馮翊則辭彼固謂拾遺補闕忠臣之至
願有斂大惠施一州者亦君子之所甚惜也况下暨
與望之數十等耶其咨嗟景倩之行而願爲之執轡
者殆未可厚非也爲治者將因天下之勢而順成之

則皆競內而避外榮近而辱遠晞親而棄疎甚甚焉
迹孰綱之而孰維之耶將反天下之勢而逆持之使
視郡國如朝廷視要荒如畿甸是倒江河而行之山
也難矣哉一國家制治審勢權衡輕重未嘗或偏迤
者詔非嘗廢部刺史郡守者毋得除郎有司奉行漫
不如初詔於是申前制而風在列德至渥也然士但
於天下之常勢夫豈一朝一夕所能回哉疆之必有
倡之必有始勸懲之必有具是皆今日之所當先
者也肇唐虞而訖五代本末輕重載於史牒者尚
有之其咸著于篇以佐朝論

問夫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萃百聖致治之法而著
之六經成而不試付其責於後人以俟其驗至于今
蓋千有餘年矣世之儒者亦嘗以六經之學而竊見
之於用如以禹貢行河如以春秋斷獄如以三百五
篇諫噫六經之用果止於是與六經之用果止於是
則儒者之責何其易塞也六經所載者堯舜禹湯文
武未備之法用六經者當有堯舜禹湯文武未用之
効彼章句小生斐然狂簡者曾何足為六經輕重耶
是自夫子既成六經之後尚為未試之書也試六經
之未試使異端惡黨不敢指夫子之述作為虛言非
無阻後無繫將何以辭其責

儒者責耶役之於魯軻之於齊梁抱遺經而不試識
者不責二子而歸責於時今諸君幸生明昌之朝前
問仲尼設教於洙泗之間三千之徒惟顏子為好學
顏子之學夫子也步亦步趨亦趨終日不違於聖人
之言無所不說蓋師者人之模範也苟非無一之不
類則未足為肖也及攷夫子之教羣弟子則異於是
其使漆雕開仕對以吾斯之未能信則說其論梁桴
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則曰由也好勇
過我無所取材夫漆雕開拒夫子之言是與夫子異

者也乃反進之子路喜夫子之言是與夫子同者也
乃反貶之夫子之與羣弟子不欲其同也如此則顏
子之步趨語默無所不同又何為而深取之耶聖人
之教坯治一陶不為賢者而增不為愚者而損今顏
子則以同見取羣弟子則以同見弃豈聖人之心誠
有厚薄於其間耶願明辨之

問先天下而勞者聖人之求賢也後天下而逸者聖
人之任賢也側席之勞所以兆垂衣之逸垂衣之逸
所以償側席之勞始而不勞斯謂怠終而不逸斯謂
煩漢宣帝相丙魏將事趙牧龔黃小大奔走咸奏厥

功固可收視聽於穆清之上矣願乃厲精為治齊居
決事皇皇然日不暇給夫豈數子者不足以代帝之
勞耶抑帝未知人君之體而與下爭職耶正觀之盛
烝髦並興于陪于輔于蕃于宣于省于寺于臺于閣
藹然鬱然於斯為盛而太宗猶謂思天下事丙夜不
安枕又以兼行將相自許人才滿朝而不足解太宗
之憂公卿之耻也名為將名為相太宗乃奪其事而
自行之置房杜英衛輩何地耶漢唐之君臣君子蓋
交譏之然尚有可諉者曰不知道以文王之聖翼以
八虞四友之賢而自朝至于日中吳不遑暇食其勞

長安集卷之二
視宣帝太宗有加焉此後世口不敢非而心未免疑
者也不對姚崇即吏之奏明皇猶能之曾謂文王不
如明皇乎舜文若合符節舜垂拱視天民之昇文王
之勤乃知是是何勞逸之殊也——主上紹履慶基閱
濟大業味爽不顯聽納忘倦天下咸知臨政之勤明
揚公舉小大並進天下咸知得人之盛躬求賢之勞
而不享任人之逸意者五帝其臣莫及不得已而親
事於法宮歟將如光武自樂此而不為疲歟無亦茲
文王之憂勤有非後世所能概者歟其研精覃思上
探 聖 與前世政治之勞逸人才之衆寡條陳

縷數以觀攷古驗今之學

問學不可躐等盈科而進成章而達未有陵節雜施
而能成者也蓋孔子十有五而志於學至於七十而
後從心所欲不踰矩其難如此而學記之所載一年
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至九年知類通達謂
之大成大成孔子之所集也孔子天縱將聖尚必自
十五至七十然後極其至學者乃欲以九年之速而
配夫子一世之所就何其敏耶洒掃應對子游以為
末子夏復以先傳後倦譬之其本其末其先其後要
必有所在矣其索言之以紓所學

問言不易立亦不易知賢者之言人皆以為是也安知其無一非愚者之言人皆以為非也安知其無一非賢者之言而論其理固有持愚者之說而易賢者之論矣是非賤賢而貴愚蓋捨非而從是也言固不可以賢愚定其亦不可以聖賢定乎非然也聖人者羣言之所折衷也理之會道之極物之原確乎其不可易者也安得反以賢人之言而疑聖言之妙哉昔者嘗參觀自古聖賢之論有不釋於心者正其誼而不謀其利觀仲舒之言則義利不可並也而文言則曰義者利之和將從仲舒乎從孔子乎縣官常食租衣

稅觀卜式之言則租稅之外不可取也而周官則曰以國服為之息將從卜或乎從周公乎什一行而頌聲作固傳春秋者之言而縣都十二漆林二十有五者經之所載也以傳廢經可乎關譏而不征固孟軻氏之言而凡貨不出於關舉其貨罰其人者亦經之所載也以子廢經可乎均輸者前史之所惡虞書何以有懋遷之言羨餘者君子之所譏宰夫何以有長財之賞嗚呼儒者所恃以勝功利之說者執聖人之經也茲前數條反若為小人地者豈經旨奧微而學者莫之察歟抑猶有近似可乘而彼得藉其口歟其

深思而明辨之

問夫子以一貫授曾子而曾子以忠恕語門人是固
聖學之大原也子思氏親出曾子之門而其言乃曰
忠恕違道不遠師生之論若不相似然其說果安在
耶子貢亦夫子告以一貫者至若終身行之之問則
蔽以恕之一言而忠不與焉其去取殆必有謂孟軻
氏願學孔子而系曾子子思之正傳其論自反則釋
恕而言忠其論求仁則釋忠而言恕忠恕果二道耶
果可析而言之耶凡此皆深疑而未諭者盍明以告
我

問治有統政有樞出天下之治者其統也運天下之
治者其樞也成周之隆薄海內外爲國千有七百事
之接於王室者博矣而周典所載綱之以六官之職
至於千七百國之品章憲令曾不少概見焉統端於
內治達於外樞運於上政行於下此聖人所以好要
而百事詳也變周者秦因秦者漢墮六官而爲九卿
舉常鴻臚大農典官之名雜然並列分曹析府無復
所謂統與樞者而郡國之間亦不至無所稟承其治
矣政績居季世之中號爲優焉意者建官之本指固
在實而不在名歟抑漢家自有制度不必襲成周之

跡歟宇文氏之興銳欲復古盡還六官之舊大誥之
作凜乎得成王訓迪之意稽其所終非特不足自附
於成周迫視漢世相去猶不知其幾千百里據其統
而治不應執其樞而政不孚此皆前古之滯論也
國家合天下之庶務而總之六部系遠於近納繁於
簡歸末於本制官之意度越百代而上與周並肆我
主上厲精爲治在位在服洗手奉職精白以承休德
乃者議臣欲條陳六部之弊以謂反不若州縣之詳
密殆謬乎正本澄源之義明詔飭厲長貳治其怠
而開其新德至渥也蓋嘗竊取議臣所陳之弊尊印

鞅固足以杜欺僞彼之竊印而不問者獨何歟嚴幾
察固足以柅吏姦彼所謂史之禁而聽其出入者又
何歟杜請謁固足以遏奔競彼門雖如市而心則如
水者亦可限之於一律歟此皆當今之疑議也遠決
前古之滯論近判當今之疑議勿冗勿併勿迂勿陋
悉著于篇以觀諸君通達國體之學

問合天下之財以贍天下之用開闢歛散弛張予奪
國家之大權也舜禹相與酬酢懋遷有無之語雜出
于都兪之間未嘗以利自嫌孰謂財貨不當出儒者
之口邪必曰縣官當食租衣稅置此而求其說皆先

王所大禁此殆非通治體議時務之言也厥今鑿茗
之利至與穀粟中分通都大邑推酤所入歲計輒累
數萬至於制萬貨之低昂而一其操柄者亦曰有刀
布以權之耳是四者實邦計之大本自鹽筴弛玩而
病其一茶商底滯而病其二私酤陵奪而病其三最
病者乃布單竭乍銅乍楮雖主計者亦不能自定其
說吁亦極矣滌其源疏其流本末並舉公私兼濟在
吾儒豈無術矣必問諸羊僕異罇輩然後可耶一王
上萬機之暇親御大農之籍均調齊一儲裨國計惟
是四者之弊或未免上勤宵旰之憂凡名爲士者在

朝當盡其力在野當獻其謀是非諸君當講耶敢問
海王之篇牢盆之法鈇趾之刑散鹽監鹽飴鹽形鹽
之品可酌而用者有幾乃若三等之酤三犯之約稅
茶徙茶剩茶之令其得失果如何也酒酤之權古無
有天漢始元之後沿革多矣得失利病可考歟不可
考歟古今議論之衆者錢幣其尤也賈誼貢禹馬援
張林之說豈無可資於時者邪雖然此猶前世之載
也相天時因地利參稽累朝之典章考卜五方之風
俗問諸工賈訪諸閭閻質諸田野要必有確然至當
之策為今日獻其毋以思不出位為解

問孔門之論聖與仁雖夫子有所不敢居其道至大

曰非它人之所能與也而周公之制周禮列仁聖於
智義中和之間並舉以教人而無所輕重夫子猶不
敢以此自居而周公乃以此待天下之學者周孔豈
二道邪子貢問博施濟眾而孔子對以何事於仁必
也聖乎是仁與聖果有優劣耶仁之一字號為夫子
所罕言然其立言其答問及於仁者不可縷數安在
其為罕言耶至於聖初非夫子之所罕言而載於論
語反不若言仁之多抑又何也夫子許伯夷以仁止
自之以賢孟子許伯夷以仁遽目之以聖其說復安
在邪此皆疑而未喻者願明以告我

